

沪语配音《耶稣的生平》(又名《耶稣传》)广告宣传画

当然,小说我已很熟悉,把握人物的个性和对白,也没什么大的困难,但是和1940版对比,导演对整部影片风格上的处理,有很大不同。2005版更接近于英国19世纪初叶那个年代乡村小镇的风情,生活气息也更浓厚,从表演到对白处理,不像40年代那一版那么戏剧化,所以配音上的处理也朴素得多。

除了我以外,所有班子的人(包括录音师)都是新一代了;工作的方式也和三十多年前不一样了,用电脑录音,各演员声音分轨。林彬年事已高,不大能出门了,我自告奋勇地配起了班纳特太太。虽然我并不以当年自己的配音来要求新版配音的年轻演员,因为新的丽萃和黑白版相比,从形象到气质都有很大不同,大可以让年轻人发挥,可是我在配音棚里,总时不时耳边会响起林彬的声音,走出棚来,当年配音的情景也总会在眼前出现,那些老前辈——毕克、邱岳峰、赵慎之、李梓、苏秀、张同凝、富润生……他们在配音史上达到的高峰,后人真是很难逾越的。

为外国影片配音(2)

曹雷

用沪语为《耶稣的生平》配音

20年前,我们厂曾接到一项很有趣的工作,记得是中影公司转来的。这是一部原声为英语的传记故事片,名为《耶稣的生平》,改编自《圣经》中的《路加福音》。要求我们为电影配上沪语,估计是宗教界为传教所用。厂里把这部片子的配音导演工作交给了我。为此,我特地托教会里的人买来《圣经》,好好研究了一番。中文剧本对白是已经译好的,基本上就是圣经里的词,不允许有大改动。剧本不需我们来翻译,当然省事;但要把它变成沪语,还需要二度翻译,这还是有些难度的。有些词,沪语很难读,弄不好还会产生歧义。我听说,上海有的教堂布道也用沪语,所以我去拜访了上海的一些神父和牧师,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对剧本用词做了些调整。

这部影片的配音几乎调动了我厂所有会说上海话的演员,还到厂外借了个别演员。大家对第一次用上海话为外国人配音都很感兴趣,但是,各人的上海话口音互有差异,有的带苏州腔,有的带宁波调,又没地方去培训,不知该怎么统一。于是我想了一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个沪语栏目,叫《阿富根谈家常》,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说的沪语应该是标准的。我找到了“阿富根”的播音员顾超,给了他一个剧本和一盒TDK录音带,请他帮忙用标准沪语录下整个剧本所有人物的台词,不需带感情,只要音准就行。他很热情地一口答应下来,并且很快就录好了。我拿了这盒录音带,提了台四喇叭录音机,就进录音棚开录了。

为耶稣配音的是王玮;配旁白的是乔榛。参加配音的还有翁振新、童自荣、严崇德、杨晓、丁建华、程晓桦、周瀚、席与荣等。如果有谁在录音时对哪个字的发音吃不准,就打开录音机听一下顾超是怎么念的,大家向他靠,语音就统一了。尤其是标准沪语里有的字要念“尖团音”,如“七”、“亲”等字,我们也认真咬字发音。《圣经》是经典,我们不敢有丝毫怠慢。整部片子配完后,我还请了宗教界人士来看了一遍,做一次鉴定。确认没有配错或疏漏,才敢送到北京。在今年展出的上海电影博物馆里,参观者可以听到这部电影的沪语配音。

为美国人演的中国戏配音

那年我们接受了一个很特别的配音任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英若诚到美国去讲学,他把曹禺先生的剧本《家》译成英文,为美国的演员用英语排演了这出中国名剧。这部戏在美国上演时被摄下录像,在电视台播出过。英若诚将录像带带回给我们,让我们把所有对白配成华语,再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按说,这本是一出中国的戏,曹禺先生的对白也是现成的,我们的工作应该不太难。不料一做起来才知道不简单。首先遇到的是口型问题。对白变成了英语,口型长短跟中国话就不一样,用原来曹禺先生写的台词根本对不上;英语结构和中文也不同,有很多我们听来是“倒装句”,简单打个比方说,中国话说“某某人跟我怎么样”,到了英语里,就成了“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跟我”,演员说到最后,才把手往自己胸口一指,这动作跟中文台词也配不上。

所以,这部戏还得照着我们的译制片的规矩来次“初对”,让英若诚先生陪着我们的译制导演,一句一句数着录像上演员的口型,根据口型、停顿、表情、动作,参考曹禺先生的剧本原意,把台词重新组织,编成一个新的中文对白本。好在英若诚先生对中、英文剧本都熟悉,这一段工作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

尽管美国的演员穿着中国的长衫马褂,乍一看有点滑稽,但是,他们把握人物内心很细致到位,很快就跟着入戏,并被戏中人物所吸引和感动。《家》是一部我从从小就熟悉的话剧。小时候,我在江西赣州。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有一支话剧队叫“剧教二队”,活跃在那一带,他们曾排演过《家》。父亲后来告诉我,他们曾让我去扮演第一幕里躲在党新新房床下听“天上喜鹊打喳喳”的那个孩子,也不知没成。我不记得了,但是那时我肯定看过这出戏;后来上海戏剧学院有好几届毕业班都排演过这出戏,我几乎也都看过,不少台词我都背得出来。这次安排我配瑞珣,成了我与《家》的唯一一次真正的接触。

虽说这是电视录像,但整个戏是一台完整的舞台纪录片,台词风格也还是话剧语言。配音的演员,也选有舞台经验或在戏剧学院表演系学习过的为主,可能是导演的要求吧,这样语言风格上容易统一一些。记得还特邀了老演员林彬来配梅表姐。

林彬与上译厂厂长陈叙一过去都是苦干剧团的成员,是很有功底的话剧演员。在《罗马之战》的配音中,虽然没跟她配对手戏,但还是悄悄地向她学了不少本事。她的吐字清晰,那是没话说的,高就高在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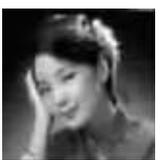
着意的痕迹。不像有的配音演员,使劲去咬每个字,结果,词儿是说清楚了,人物却没了,人物关系、当时的情景、心里的状态,都没有了。林彬的语言中还有一种大气,把听似不在意的意思,轻轻递给你,分寸恰到好处。她在《罗马之战》中配的淫荡的东罗马帝国皇后,《屏开雀选》中配的小市民气十足的班纳特太太,《家》里的梅表姐,加上《但丁街凶杀案》里的法国名演员玛德林·蒂波,几个截然不同的人物,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家》所以成为经典,不论巴金的小说,还是曹禺的剧本,都因为把人物的心理刻画得复杂而细致,多面而真实。当然,各个人物深浅有不同,凡是给人留下印象深的,如觉新、瑞珣、梅、鸣凤、冯乐山,都是有血有肉的。无论是表演或是配音,都先要把人物心里的念头摸准了,哪怕是乱纷纷的,也要把那乱纷纷的感觉摸准了,才表现得准确。

有一场戏,特别不好处理:当瑞珣与觉新已经有了孩子,这时梅表姐来到她家。瑞珣知道梅和觉新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很早就有了感情,她不愿觉新感情上受苦,提出要觉新让给梅。她对梅表姐说:“把明轩(觉新)和孩子交给你。”我们分析,这样的台词背后,决不是单一的退让,而是进攻。因此她爱觉新,她知道觉新痛苦,才提出这个别人看来是荒唐的提议;也正因为她了解觉新,她也知道觉新和梅决不会照她提议的那样去做。这不是虚伪,她是矛盾的,也是真诚的。她的动作是积极的,在梅面前她不是谦让而是争夺,她无法跟一个心给了别人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如果这样,她宁肯不要这个丈夫。最后,她是以自己对丈夫的强烈感情使梅不得不折服。梅放弃了,退出了这个感情的战场。所以这场戏的结尾瑞珣会那么欣喜,高兴得有点失态。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40.陪她走完生命最后一段路

Pichaisat 经理一直很喜欢也很尊敬邓丽君,院方放弃急救后,邓丽君被安置在太平间外另一个等候病房内,没有直接送进冰柜。那段时间,他默默守在邓丽君的病床后方,心中凄恻而茫然,脑中完全是一片空白。

那年,他才二十五岁,没有经历过任何死亡的经验,邓丽君是他第一个守着这么久的遗体,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有害怕的感觉,就像和她在一起聊天一样,觉得很安详,很平静,很自在,伴随着许许多多的舍不得,他至今仍然不愿相信她已不在人间,事实上,他却又是亲眼看着她褪尽生命颜色的人,陪她走完生命最后一段路,他一辈子忘不了她!

史蒂芬大约是在六点到六点半之间回酒店,被告知邓丽君已经送医院,他不肯相信,还发了一顿脾气,他们一再证实她已送到兰姆医院了,他才匆匆地赶回来,人到医院都已经七点多了。史蒂芬哭得很伤心,有些乱了方寸,还一直要医生再急救,后来把她安置到太平间,两位经理才离开了医院,这时候,全球的各新闻台已经传送邓丽君死亡的消息。

当时,邓丽君在梅坪酒店病危的消息传出来时,不少电话打到救总和驻泰代表处询问,那时天色尚未全黑,代表处的人马上打听事情的真实性,因为过去她的死亡传言已经不只三四次了,这次他们也格外慎重,并用 Teresa Teng 的名义打电话到每个医院去查。最后透过一位资深护理长的调查,才知道她是用本名送进兰姆医院,代表处的两位专员赶到医院求证,由于生前没有面对面地看过她,便找了一位邓丽君生前的朋友洪于青老师一起证实,但他们不是邓丽君的家属,加上史蒂芬交代不准任何人动她的遗体,史蒂芬本人却不在医院,所以医院不敢打开冰柜让他们证实,后来运用了一些关系,取得查看的权利,肯定是她之后才正式对外发布。邓丽君逝世所带来的风暴,不只是全球各地的邓迷同声憾叹,同时也掀起了一场几

乎达一个月的马拉松式新闻大战,当时的有线电视台只有台视、中视、华视三台,无线电视台则还在争取出头天,几乎是实时性的一致默契,三台都动用了所有可能的资源、人际关系、设备、人力投入,第一天傍晚播出邓丽君猝逝泰国清迈的新闻,到第三天中正机场迎灵的立即转播,铆足全力地发挥各家的转播功力及应变能力。

邓丽君早期与台视的渊源深厚,台视也收藏了不少她的专辑、录像、现场访问等数据,所以能在她去世的第二天就以新闻的角度切入晚间新闻,以长达十分钟的各角度配合话题作大篇幅的报道。此外,再推出全长一百三十分钟《十亿个掌声》演唱会实况转播,重现她在十一年前的十五周年纪念演唱会风采,在日本专人设计的舞台上以变换无数造型,连唱三十七首歌曲的盛况,让人怀念、难忘。

中视虽有邓丽君早期在中视主持的《每日一星》节目的优势,可惜当时并未将这些资料片保存起来,造成没有旧画面可运用的辛苦迎战,纪念专辑迟迟未出,中视的公关室主任张佑民和节目部经理连锦源一方面及时带着三十万慰问金致赠给邓家表示心意;一方面也和卫视联手制作纪念专辑。

华视的机动性效率非常高,立即推出以编年史方式所制作的一支长达三四小时的特别节目,跨越了邓丽君生前居住各地的未定名纪录传记影片;华视总经理张家骥请邓丽君的干哥哥赵守担任顾问、编剧及主持工作,以及为邓丽君的平面纪念册执笔,他排除手边所有工作,全力为义妹保留最完整的珍贵回忆,细说她从小到大的奋斗故事,以及一生为流行音乐所作的贡献,特别节目在百日内播出时,的确引起广大的回响。

在这一波新闻专辑化、专辑新闻性的热战中,还引发了媒体对遗体画面处理不当的新闻尺度问题,一般而言,为了尊重死者,是不宜将遗容以近距离画面拍摄呈现的,尤其是中国人一向是以“死者为大”,但电视台和平面媒体都以大幅照片刊出她的遗容,更有甚者,以遗容上所略为浮现的尸斑,指出邓丽君是死于艾滋病。

14.两相情愿

在华贵大酒店的周松明办公室里,葛瑞瑞正在汇报文物鉴定和保管的工作,说完鉴定的结果和入库后领用的措施后,他要旁边的韩根宝再作补充。

韩根宝摇摇头,延迟了一会说:“你说得很详细,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了。”看他的神色,好像心里还藏着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

周松明很满意目前酒店保卫部的工作,但还是提出了对今后保卫工作的一些要求……

葛瑞瑞和韩根宝听了直点头,两人分别谈了自己对下一步工作的打算。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周松明拿起话筒,“我是周松明……你好呀……那天喝茶喝得很开心,我听乔雅说了……”他见葛瑞瑞和韩根宝起身要回避,点了点头,等两人离开后继续说:“其实呀,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女人……我对你没有任何看法……你也不要对其他人有什么陈见……就让这件事淡淡地过去吧,相信你以后一定过得很好……”

夜晚,韩根宝与胡佳逛过商业街后,来到了清凉河畔。

胡佳主动地一把挽住韩根宝,用胸脯紧紧地挨着那粗壮的胳膊。

韩根宝身体就像被电一般,那种温暖的感觉,化解了他的矜持……此刻,他的心也瞬间被什么舔着似的,痒痒的、爽爽的,产生了难以描绘的兴奋……他脚步往旁边靠了靠,但要躲避是无济于事了。

用自己的身体紧贴韩根宝,是胡佳表示自己爱意的序曲。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如果是真情实意的话,必然就会情不自禁……胡佳知道当看准一个男人,就要把心胸全部打开。

现在两人无心去欣赏优美的江景,也没有闲情去观察旁人亲昵的依偎,这个晚上是他们两人的,谁也不能分享和阻拦他们的欢乐和幸福。

走到一处树荫浓密处,胡佳拉了一下韩

根宝的胳膊说:“停一停吧,我腰酸了……”

韩根宝不相信地看看身边的胡佳,他搞不清一个舞蹈高手,慢慢地散步也会腰酸,“我帮你揉揉……好吗?”

“傻瓜……这还要我同意?”

韩根宝顺从地双手抱着胡佳的后腰,嘴巴向她的脸慢慢地靠近……突然胡佳的嘴巴迎合上来,两人第一次亲吻起来……

天上的白云刚刚飘过,月亮露出了皎洁的脸,清辉如银,洒在清凉河畔,洒在拥抱着韩根宝和胡佳的身上。

三天后上午,在乔雅与胡佳等人操办下,华贵大酒店与凤翔广告公司联合筹办的酒店营销推介会正式召开了。

来宾共计达两百多人,每人除了得到一份精美的礼品、一张三天免费住宿的贵宾卡外,还被邀请参加午餐宴会。

乔雅今天担任会议的主持,她高雅的气质、柔丽的容貌、敏捷的思维、清朗的嗓音给到会的来宾留下美好的印象。胡佳是会议的总接待,她美妙的身材、清澈的大眼,亲切的笑容,吸引到会者纷纷与其合影。周松明在会后以他掌握几国语言的优势,通过清晰的思路、机智的反应,巧妙地回答了许多来宾的提问,受到大家好评。有人说,华贵大酒店是中国酒店业的一块样板;有人认为,这样的酒店恰似东海市发展的一个缩影;有的人甚至当上总经理的,称赞他手下人才济济。许多单位在会后纷纷向酒店销售部门提出了签订长期合作的意向。

郑汉名在黄玄兴邀请下,也来参加营销推介会,原因是过去跟黄玄兴是邻居。陪同他前来的二位助手,在符子奇的帮助下,在宴会之前办妥了入住手续。

有几位来宾提出要参观一下酒店的中西总统套房,经陆方平总经理同意,在客房部副经理胡佳的陪同下,一群人搭乘专用电梯上酒店的23楼。不知道谁捅出的消息,郑汉名也挤入了参观的人群。大家看完西式总统套房,又上24楼参观中式总统套房。大多数人都是走马看花,唯有郑汉名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看得非常认真仔细……

石库门酒店

范湖龙

